

面对 AI，一位意大利语教授的“不慌”

■本报记者 孙涵

作为教师代表，在迎新典礼上该讲什么呢？接到学校通知的第一时间，文铮心里就有了谱——他要讲讲人工智能（AI）。

为什么讲这个主题？这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教授猜到了学校的意图。首先，他是一个不喜欢说教的人，学生或许更容易听得进他的陈辞；更重要的是，外国语学院当下需要稳定“军心”，而文铮近几年一直被各个兄弟外国语学院邀请作报告，经常给人心惶惶的学子们吃“定心丸”。他们需要消除世人对学语言的误解，同时对抗大模型时代的外语专业淘汰论。迎新典礼是一个好的时机，他要用自己的发言增加学生们的信心，这时候的情绪价值很重要。

9月1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东校区体育馆，这位意大利语教研室主任、中国意大利语教学研究会会长，面对2025级的3917名本科生和研究新生，作了5分钟发言。5分钟时间不长，但足够他把多年的思考所得提炼出来。

三颗“定心丸”

对于外语学子来说，“定心丸”的“研发”已经迫在眉睫。AI翻译如此高效，尤其是在法律、医疗以及技术文档等标准化场景中，其翻译已经具有“工业级”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显而易见的结果便是，一些外语专业或停招，或转型——纯粹的语言学转向了区域国别研究、艺术，甚至远洋考古。过去的外语专业是顶尖高中生争着报考的目标，但近几年却遭遇报考人数锐减，部分被录取学生退学或转专业的窘境，有些学校的外语专业新生转出比例甚至高达1/3。

文铮说，就全国高校小语种专业情况看，有不少学生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心思已经不在专业学习上，而是纷纷转向了法律、金融等学科的学习。让他感慨万千的是，有的学生宁愿跳到那些热门但并非优势学科的专业，也不愿留下来学校本校最有优势的外语专业。

文铮很清楚，这次他需要向学生、家长和社会证明外语专业的不可替代性和未来价值所在。思忖再三，他在开学典礼上给出了三个关键词：深潜、审美、在场。

“深潜”，也就是下沉到世界肌理的最深处。文铮说，平面化的知识和工具化的技能已经不再是人们养家糊口和安身立命的绝对本钱，语言的“巴别塔”有了方便快捷的“电梯”，外语学科正在从“普适工具”转向“深潜机器”。

他告诉学生们，ChatGPT、DeepSeek……这些工具无论多么强大，都没办法“替你呼吸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和世界另一个角落的空气”，所以他建议新生们要深潜于某一学科或某一专业，“先要以最大的勇气沉下去，再以最大的自信浮上来，以一个崭新的自己面对这个多变的世界”。

对于“审美”，文铮认为，审美才是人类在AI时代的底层操作理念，而并非一些人眼里的附庸风雅、锦上添花。也就是说，在AI时代，一个人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像App一样快速安装卸载，但审美格调和文化判断力则决定了其上限。在他的眼里，审美是对文化价值的感知力和判断力，能让人们在这个技术主导的世界中保持精神的丰盈与独立，而要获得这种审美能力，人们需要阅



在AI时代，一个人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像App一样快速安装卸载，但审美格调和文化判断力则决定了其上限。审美是对文化价值的感知力和判断力，能让人们在这个技术主导的世界保持精神的丰盈与独立。

9月1日，文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迎新典礼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读，尤其是个人式阅读、常态化阅读和非功利性阅读。

“在场”则是学好外语、做好研究、掌握好学科技能的必经之路。文铮说，它不是上课签到和实习刷脸，更不是虚拟现实（VR）里的虚拟场景，而是以真实肉身贴近世界，把书本上的“外语”“国别”“国际”这些字眼变成能触摸、能沟通、能共情的实践经历。

换句话说，学生们需要行万里路，需要与活生生的人接触，需要把大脑里的单词和短语、课堂上的方法和案例，具化为“你和伙伴手舞足蹈的交流、田野调查中的每一个提问和每一公里路程，以及在上世界上路出的每一串足迹”。他说，只有双向的认知碰撞，才会跳出书本的局限和以往的偏见。

他的发言收效奇佳，人们纷纷来找他要发言稿。因为没有其它社交媒体，他就把发言稿发到了朋友圈以及各个教学群，任由人们转发、阅读。

为什么发言这么受欢迎？文铮复盘的结论是，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人的“嘴替”，说出了大家心中的痛点，并给予了恰当的情绪价值。

事实上，作为一江春水里冷暖的先知，他对此已经思考了多年。

教育的本质

作为一个小语种教授，他没有完全沉浸在语言和文学的范畴，而是四处涉猎，尤其是在科学文化领域建树颇丰。

他做了很多科学文化著作的翻译工作，包括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的《七堂极简物理课》、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帕里西的《随棕鸟飞行》以及意大利粒子物理学博士保罗·乔尔达诺的《质数的孤独》。尤其是《七堂极简物理课》一书，在豆瓣上有1.5万人打出了8.4分，位列该网站热门物理科普图书TOP10中第8位，也成了众多中学推荐读物。不仅如此，文铮曾经多年为中文科普杂志《科学世界》担任编译工作，无论是物理、化学、心理学，还是机械、航空，他均有涉猎。

一所人一事

闫阿儒：科研征途永不消磁

■本报见习记者 江庆龄 记者 张楠

“如果这个问题我们都解决不了，那就没有人能解决了。”遇到科研难题，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宁波材料所）研究员闫阿儒经常鼓励他所带领的稀土永磁材料团队再加把劲。

这份自信和对科研攻关的使命感，源于团队在多个关键领域的突破——他们不仅成功研制出填补国内空白的高性能热压辐射永磁环，更在降低稀土依赖的高丰度永磁材料研发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超过50亿元的经济效益。

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闫阿儒表示：“作为一名稀土材料领域的科研人员，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更好服务于国家需求及地方经济发展、降低稀土产业对环境的污染，同时为我国稀土材料产业的发展以及稀土战略提出建议。”

从“一面之缘”到“一生之约”

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你或许能找到很多共同点，而在闫阿儒眼中，它们最大的特征都是都有稀土永磁的身影。

闫阿儒第一次听说以钕铁硼为典型代表的稀土永磁材料是在大学课堂上，此后他逐渐踏上了研究稀土永磁的科研之路。

2005年，闫阿儒结束了在德国德累斯顿固体材料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工作，回国加入刚刚成立的宁波材料所。“当时就感到稀土永磁产业已经慢慢在向中国转移。”

不过当时宁波材料所仍处于“白手起家”阶段，办公场地暂时租借在火炬大厦三层，这是一个连当地出租车司机都没听说过地方。闫阿儒初次来到办公场地，四处寻找打听

之后才知道，原来名为“火炬”的大厦，是一栋之前用作电子器件厂房的四层小楼。

尽量面临着气候不适应、饮食不习惯等各种状况，但闫阿儒没有退却。他说：“一方面，宁波有非常好的稀土材料产业链；另一方面，稀土永磁材料是宁波材料所的一大方向，和我个人的科研兴趣非常契合。”

经历过宁波材料所“边建设、边招人、边科研”的艰辛起步阶段，也亲眼目睹了如今的园区从平地建成，20年间，闫阿儒带领团队专注于先进稀土永磁材料关键技术研究，并搭建起“人才培养—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工程化与系统集成”的创新架构。

“我从没想过要更换研究方向。”闫阿儒说。

“棚子”里的实验室

2006年，李卫（201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宁波材料所磁性材料事业部首席研究员，在他推动下，研究所和宁波金鸡铁钕强磁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鸡公司）达成了一笔300万元的合作项目。这是当时宁波材料所最大的一个“订单”，给宁波材料所带来了极大信心。

然而，当时稀土永磁材料方向的科研人员仅有两三人，由于楼板承重和电梯限制，必要的大型科研仪器也无法安置。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经过实地考察和协商，闫阿儒和同事在火炬大厦附近找了一小块地方，用彩钢搭建了一间活动板房。“旁边是一个废弃的食堂，我们把电线从食堂拉出来，解决了用电的问题。”过去很多细节闫阿儒历历在目。

更困难的是用水问题。实验需要用循环冷却水，但筒易房周围只能放置两个500公斤的简易水塔，最近的水龙头则在百米开外。他们

不得不靠人工打水，拎着大水桶一趟趟往返于取水处与实验地点。

夏天，烈日暴晒下循环水容易发热，他们只能工作一段时间就暂停一会儿，把水替换成凉水；冬天，水塔里的水容易结冰，他们又要想办法把冰化了再开展实验。

正是靠这个“棚子”里的实验室，闫阿儒和同事成功开发了国内第一只完好的热压辐射永磁环，将类似产品的磁性性能提高了近40%。到2007年5月搬入新园区的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为下一代热压设备开发积累了数据和经验。

20余年来，该团队聚焦国家重大需求，瞄准我国新能源与节能减排发展战略，立足宁波产业优势，在此前被大量浪费的高丰度、低成本的低稀土元素上持续开展材料研发和产业化工作，实现了高丰度稀土在永磁材料中高效应用。该团队研制的热压辐射永磁环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系统解决了热压辐射永磁环材料制备、设备开发、工艺生产等问题，在具身机器人关节电机、低空经济等领域有重要应用价值。

回想起在棚子开展工作的经历，闫阿儒说：“没有觉得多辛苦，即使辛苦也是值得的。因为那些工作是开拓性的，如果没有那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现在的工作会困难很多。”如今，闫阿儒组建起的稀土永磁团队已有100余人，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并为宁波市稀土永磁企业培养和输送技术骨干人才60余名。

在低谷保持高“矫顽力”

2024年起，稀土永磁团队所在的磁性材料及应用实验室由闫阿儒接任党支部书记。目

无用之用

如果大学教育不教知识和技能，那该教什么呢？文铮给出的答案是，无用之用的知识。

他反复强调，人们需要根治有用强迫症，需要弱化功利性，不需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有用的事情上，否则灵魂将追不上人们越来越快的脚步。

他特别喜欢引用《七堂极简物理课》中提及的爱因斯坦的例子。爱因斯坦的高中本来是在德国就读，但他忍受不了德国严苛的纪律和考试，于是跑到了在意大利工作的父亲那里。意大利人的时间过得很慢。他们吃饭都不喜欢快餐，而是要慢食（slow food），甚至会叮嘱外国客人，千万不要催菜。爱因斯坦在意大利度过了一年“无所事事”的生活，读诗、逛博物馆。

在《随棕鸟飞行》一书中，文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千万年来，无数人见过飞行的鸟群，但乔治·帕里西盯着鸟群发呆良久，并发问：没有指挥，巨型鸟群是如何在极速飞行中变换队形的？看似复杂无序的队形表象下，是否隐藏着简洁且普适的规律？

文铮说，有的时候做看似无用的事情，往往更能造就我们。他自己正是这么实践的。

他爷爷有一屋子的书，自小并没人要求他读哪本，他就随意翻阅，很快沉浸其中。他还在爷爷的影响下爱上了京剧。多年后，他大三时跟同学组队参加央视的京剧知识比赛，获得了亚军。

中学时代，文铮把这种习惯更加“发扬光大”了，他经常把钱省下来买书，中午只吃一个煎饼，在书店一待就是半天。

高三那年，他得到了保送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小语种专业）的机会。本打算学中文或历史，但只有小语种专业有面试机会，他想到文艺复兴始于意大利，就选择了意大利语专业。

面试的时候，王军教授问他关于意大利文化的问题，文铮侃侃而谈，给出了一个让王军眼前一亮观点：在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几个西方人都是意大利人，如商人和探险家马可·波罗、传教士利玛窦、画家郎世宁。其实这个观点来自舒乙，文铮很早就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听了舒乙的讲座。文铮回答长达25分钟，早就超出了15分钟的面试时间，最终他以高分被北京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专业录取。

大学毕业后，文铮选择了留校任教，后来在罗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还担任过罗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曾为当地居民讲解京剧、民歌、民族舞蹈、武术、杂技、书法、美食等中国文化，被意大利总统和外交部授予“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

他评价自己是“不太专心，总会左顾右盼的人”。比如翻译物理著作的时候，他就会关注霍金和爱因斯坦。他甚至会关注心理学和哲学。他说，这并不是不务正业，恰恰相反，他想为读者构造更丰富的世界。

说起不务正业，他谈起他的一个学生。那是他从意大利回国后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后来当了公务员，但是后者的理想是写小说。若干年后，这位学生告诉文铮，小说马上出版，请他写序。她的小说是自费花了5000元出版的，至于是否卖得好，就不重要了。

在《七堂极简物理课》中，作者卡洛·罗韦利

的一句话让文铮念念不忘：一个没有“浪费”过时间的人，终将一事无成。

更高的壁垒

数年前在给兄弟院校做讲座时，文铮就提出，AI不能取代高端翻译，但会淘汰绝大多数的平庸者和低端的从业者。

何谓高端？文铮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文化的语言是一个空壳。以意大利语为例，虽然是小语种，但意大利语却拥有“大文化”，正因如此，学生需要摒弃平面化的知识，拥抱立体的知识。

学习意大利语30多年来，文铮的感觉是，随着这个专业探究的深入，它带给你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因为毕竟一种语言背后是一个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的意大利语更是如此。

文铮说，语言就是在这样微妙的层面上论输赢的。作为外语人才，要深知技术的边界在哪儿，就必须知道自己的壁垒所在。如果要比拼知识本身，人脑毫无疑问难敌电脑芯片，但人对世界、对宇宙、对周边环境认知是强烈的。这种认知，正是文化的精髓。

他有一个预言，这个行业5年之内有95%的人失业。但他对自己的学生有足够的信心，“关起门来说，我的学生不在此列”。

他说，学科交叉就是一座坚固的壁垒，外语专业有天然的学科交叉优势。

例如，某政法大学每年都需要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攻读硕士学位，因为这个学校需要有人去研究罗马法。只有意大利语专业出身的本科生才有足够的优势，其它专业的学生很难把一门语言和文化在短时间内学精通，毕竟一门语言的学习需要长时间沉浸其中。

这种自信带来的结果，就是坦然和不慌。当各大高校纷纷出台各种措施来规定或限制学生使用AI，文铮对此颇不以为然。

在他的课堂上，学生可以任意使用AI工具，甚至在考试的时候，也可以使用AI。文铮说，“既然我有这个底气能让你带着它来考试，就敢保证你用它也不一定得到很高的分数。”

他的认识是，要用AI工具，学生必须具备译前编辑能力和译后定稿能力。

所谓译前编辑能力，就是拿到一篇文稿，就能知道哪里是坑，需要改编原稿或加上注释。作为浸淫数十年的语言学者，文铮一眼就能看出文字中的陷阱。译后定稿能力则体现人的价值或人性的价值。

文铮说，随着工具能力的提升，人们的品味只会越来越高，只有精细的作品才会让人记得住。所以AI时代要求更高的品味和审美。

他的品味和审美是自己发展出来的。在大学，他的成绩并不算好，“一般情况下我就考个六七十，考到八十分就谢天谢地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到了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各个高校蹭课、听讲座，或者参加诗歌节、表演讲或相声。

文铮说：“我在大学班里的成绩算是平庸，但现在应该是这个赛道上跑得最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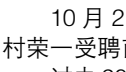
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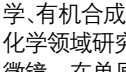
栏目主持：雨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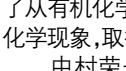
中村荣一
受聘南开讲席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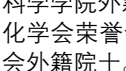
刘卫文
加盟上海交通大学



刘卫文
加盟上海交通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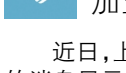
刘卫文
加盟上海交通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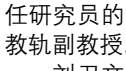
刘卫文
加盟上海交通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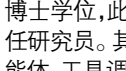
刘卫文
加盟上海交通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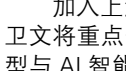
刘卫文
加盟上海交通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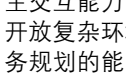
刘卫文
加盟上海交通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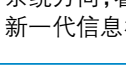
刘卫文
加盟上海交通大学



刘卫文
加盟上海交通大学



刘卫文
加盟上海交通大学



刘卫文
加盟上海交通大学



刘卫文
加盟上海交通大学